

南 齐 书

●卷四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

◎王秀之 王慈 蔡约 陆慧晓（顾宪之） 萧惠基

王秀之，字伯奋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裕，宋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父瓚之，金紫光禄大夫。秀之幼时，裕爱其风采。起家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。父卒，为庵舍于墓下持丧，服阕复职。吏部尚书褚渊见秀之正洁，欲与结婚，秀之不肯，以此频转为两府外兵参军。迁太子洗马，司徒左西属，桂阳王司空从事中郎。秀之知休范将反，辞疾不就。出为晋平太守。至郡期年，谓人曰：“此邦丰壤，禄俸常充。吾山资已足，岂可久留以妨贤路。”上表请代，时人谓“王晋平恐富求归”。

还为安成王骠骑谘议，转中郎。又为太祖骠骑谘议。升明二年，转左军长史、寻阳太守，随府转镇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府主豫章王疑既封王，秀之迁为司马、河东太守，辞郡不受。加宁朔将军，改除黄门郎，未拜，仍迁豫章王骠骑长史。王于荆州立学，以秀之领儒林祭酒。迁宁朔将军、南郡王司马。复为黄门郎，领

羽林监。迁长沙王中军长史。世祖即位，为太子中庶子，吏部郎，出为义兴太守，迁侍中祭酒，转都官尚书。

初，秀之祖裕性贞正，徐羨之、傅亮当朝，裕不与来往。及致仕隐吴兴，与子瓚之书曰：“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。”瓚之历官至五兵尚书，未尝诣一朝贵。江湛谓何偃曰：“王瓚之今便是朝隐。”及柳元景、颜师伯令仆贵要，瓚之竟不候之。至秀之为尚书，又不与令王俭款接。三世不事权贵，时人称之。

转侍中，领射声校尉。出为辅国将军、随王镇西长史、南郡内史。州西曹荀平遗秀之交知书，秀之拒不答。平乃遗书曰：“仆闻居《谦》之位，既刊于《易》；傲不可长，《礼》明其文。是以信陵致夷门之义，燕丹收荆卿之节，皆以礼而然矣。丈夫处世，岂可寂漠恩荣，空为后代一丘土？足下业润重光，声居朝右，不修高世之绩，将何隔于愚夫？仆耿介当年，不通群品，饥寒白首，望物嗟来。成人之美，《春秋》所善。荐我寸长，开君尺短，故推风期德，规于相益，实非碌碌有

---

求于平原者也。仆与足下，同为四海国士。夫盛衰迭代，理之恒数。名位参差，运之通塞，岂品德权行为之者哉？第五之号，既无易于骠骑；西曹之名，复何推于长史？足下见答书题久之，以君若此非典，何宜施之于国士？如其循礼，礼无不答，谨以相还，亦何犯于逆鳞哉？君子处人以德不以位，相如不见屈于渑池，毛遂安受辱于郢门，造敌临事，仆必先于二子。未知足下之贵，足下之威，孰若秦、楚两王？仆以德为宝，足下以位为宝，各宝其宝，于此敬宜。常闻古人交绝，不泄恶言，仆谓之鄙。无以相贻，故荐贫者之赠。”平，颍川人。豫章王嶷为荆州时，平献书令减损奢丽，豫章王优教酬答。尚书令王俭当世，平又与俭书曰：“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显高世之迹，将何以书于齐史哉？”至是南郡纲纪启随王子隆请罪平，平上书自申。

秀之寻征侍中，领游击将军。未拜，仍为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。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长史，可以止足矣。吴兴郡隐业所在，心愿为之。到郡修治旧山，移置辎重。隆昌元年，卒官，年五十三。谥曰简子。

---

秀之宗人僧祐，太尉俭从祖兄也。父远，光禄勋。宋世为之语曰：“王远如屏风，屈曲从俗，能蔽风露。”而僧祐负气不群，俭常候之，辞不相见。世祖数阅武，僧祐献《讲武赋》，俭借观，僧祐不与。竟陵王子良闻僧祐善弹琴，于座取琴进之，不肯从命。永明末，为太子中舍人，在直属疾，代人未至，僧祐委出，为有司所奏，赎论。官至黄门郎。时卫军掾孔道亦抗直，著《三吴决录》，不传。

王慈，字伯宝，琅邪临沂人，司空僧虔子也。年八岁，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，施宝物恣听所取，慈取素琴石研，义恭善之。少与从弟俭共书学。除秘书郎，太子舍人，安成王抚军主簿，转记室。迁秘书丞，司徒左西属，右长史，试守新安太守，黄门郎，太子中庶子，领射声校尉，安成王冠军，豫章王司空长史，司徒左长史，兼侍中。出为辅国将军、豫章内史，父忧去官。起为建武将军、吴郡太守。迁宁朔将军，大司马长史，重除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。

慈以朝堂讳榜，非古旧制，上表曰：“失帝后之德，

---

绸缪天地，君人之亮，蝉联日月。至于名族不著，昭自方策，号谥聿宣，载伊篇籍。所以魏臣据中以建议，晋主依经以下诏。朝堂榜志，讳字悬露，义非绵古，事殷中世，空失资敬之情，徒乖严配之道。若乃武功鼎臣，赞庸元吏，或以勋崇，或由姓表。故孔悝见铭，谓标叔舅，子孟应图，称题霍氏。况以处一之重，列尊名以止仁；无二之贵，夤冲文而止敬。昔东平即世，孝章巡宫而洒泣；新野云终，和熹见似而流涕。感循旧类，尚或深心；矧观徽迹，能无恻隐？今扃禁嵌邃，动延车盖，若使銮驾纡览，四时临阅，岂不重增圣虑，用感宸衷？愚谓空标简第，无益于匪躬；直述朝堂，宁亏于夕惕。伏惟陛下保合万国，齐圣群生，当删前基之弊轨，启皇齐之孝则。”诏付外详议。

博士李搢议：“据《周礼》，凡有新令，必奋铎以警众，乃退以宪之于王宫。注‘宪，表悬之也，’太常丞王倓之议：“尊极之名，宜率土同讳。目可得睹，口不可言。口不可言，则知之者绝，知之者绝，则犯触必众。”仪曹郎任昉议：“搢取证明之文，倓之即情惟

允。直班诿之典，爰自汉世，降及有晋，历代无爽。今之诿榜，兼明义训，‘邦’之字‘国’，实为前事之征。名诿之重，情敬斯极，故悬诸朝堂，搢绅所聚，将使起伏晨昏，不违耳目，禁避之道，昭然易从。此乃敬恭之深旨，何情典之或废？尊称霍氏，理例乖方。居下以名，故以不名为重；在上必诿，故以班诿为尊。因心则理无不安，即事则习行已久，谓宜式遵，无所创革。”慈议不行。

慈患脚，世祖敕王晏曰：“慈在职未久，既有微疾，不堪朝，又不能骑马，听乘车在仗后。”江左来少例也。以疾从闲任，转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慈妻刘秉女。子观，尚世祖长女吴县公主，修妇礼，姑未尝交答。江夏王锋为南徐州，妃，慈女也，以慈为冠军将军、东海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，行南徐州府事。还为冠军将军、庐陵王中军长史，未拜，永明九年，卒。年四十一。

谢超宗尝谓慈曰：“卿书何当及虔公？”慈曰：“我之不得仰及，犹鸡之不及凤也。”时人以为名答。追赠

---

太常，谥懿子。

蔡约，字景搃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廓，宋祠部尚书。父兴宗，征西、仪同。约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秘书郎，不拜。顺帝车骑骠骑行参军，通直郎，不就。迁太祖司空东阁祭酒，太尉主簿。齐台建，为世子中舍人，仍随度东宫。转鄱阳王友，竟陵王镇北征北谘议，领记室，中书郎，司徒右长史，黄门郎，领本州中正。出为新安太守，复为黄门郎，领射声校尉，通直常侍，领骁骑将军，太子中庶子，领屯骑校尉。永明八年八月合朔，约脱武冠，解剑，于省眠，至下鼓不起，为有司所奏，赎论。太孙立，领校尉如故。

出为宜都王冠军长史、淮南太守，行府州事。世祖谓约曰：“今用卿为近蕃上佐，想副我所期。”约曰：“南豫密迩京师，不治自理。臣亦何人，爝火不息。”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，约在任，主佐之间穆如也。

迁司徒左长史。高宗为录尚书辅政，百僚屣履到席，约躡屣不改。帝谓江祐曰：“蔡氏故是礼度之门，故自可悦。”祐曰：“大将军有揖客，复见于今。”建武元年

---

， 迁侍中。明年，迁西阳王抚军长史，加冠军将军，徙庐陵王右军长史，将军如故。转都官尚书，迁邵陵王师，加给事中，江夏王车骑长史，加征虏将军，并不拜。好饮酒，夷淡不与世杂。迁太子詹事。永明元二年，卒。年四十四。赠太常。

陆慧晓，字叔明，吴郡吴人也。祖万载，侍中。父子真，元嘉中为海陵太守。时中书舍人秋当亲幸，家在海陵，假还葬父，子真不与相闻。当请发民治桥，又以妨农不许。彭城王义康闻而赏焉。自临海太守眼疾归，为中散大夫，卒。

慧晓清介正立，不杂交游。会稽内史同郡张畅见慧晓童幼，便嘉异之。张绪称之曰：“江东裴、乐也。”初应州郡辟，举秀才，卫尉史，历诸府行参军。以母老还家侍养，十余年不仕。太祖辅政，除为尚书殿中郎。邻族来相贺，慧晓举酒曰：“陆慧晓年逾三十，妇父领选，始作尚书郎，卿辈乃复以为庆邪？”

太祖表禁奢侈，慧晓撰答诏草，为太祖所赏，引为太傅东阁祭酒。建元初，仍迁太子洗马。武陵王晔

---

守会稽，上为精选僚吏，以慧晓为征虏功曹，与府参军沛国刘璡同从述职。行至吴，璡谓人曰：“吾闻张融与陆慧晓并宅，其间有水，此水必有异味。”遂往，酌而饮之。庐江何点荐慧晓于豫章王嶷，补司空掾，加以恩礼。转长沙王镇军谘议参军。安陆侯缅为吴郡，复礼异慧晓，慧晓求补缅府谘议参军。迁始兴王前将军安西谘议，领冠军录事参军，转司徒从事中郎，迁右长史。时陈郡谢朓为左长史，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：“我府二上佐，求之前世，谁可为比？”融曰：“两贤同时，便是未有前例。”子良于西邸抄书，令慧晓参知其事。

寻迁西阳王征虏、巴陵王后军、临汝公辅国三府长史，行府州事。复为西阳王左军长史，领会稽郡丞，行郡事。隆昌元年，徙为晋熙王冠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。

慧晓历辅五政，治身清肃，僚佐以下造诣，趣起送之。或谓慧晓曰：“长史贵重，不宜妄自谦屈。”答曰：“我性恶人无礼，不容不以礼处人。”未尝卿士大

---

夫，或问其故，慧晓曰：“贵人不可卿，而贱者可卿。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！”终身常呼人位。

建武初，除西中郎长史，行事、内史如故。俄征黄门郎，未拜，迁吏部郎。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，慧晓为用数人而止，晏恨之。送女妓一人，欲与申好，慧晓不纳。吏曹都令史历政以来，谄执选事，慧晓任己独行，未尝与语。帝遣左右单景俊以事请问，慧晓谓景俊曰：“六十之年，不复能谄都令史为吏部郎也。上若谓身不堪，便当拂衣而退。”帝甚惮之。后欲用为侍中，以形短小，乃止。出为辅国将军、晋安王镇北司马、征北长史、东海太守，行府州事。入为五兵尚书，行扬州事。崔惠景事平，领右军将军，出监南徐州，少时，仍迁持节、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至镇俄尔，以疾归，卒。年六十二。赠太常。

同郡顾宪之，字士思，宋镇南将军凯之孙也。性尤清直。永明六年，为随王东中郎长史、行会稽郡事。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：“吴兴无秋，会稽丰登，商旅往来，

---

倍多常岁。西陵牛埭税，官格日三千五百，元懿如即所见，日可一倍，盈缩相兼，略计年长百万。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，乞为官领摄，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。西陵戍前检税，无妨戍事，余三埭自举腹心。”世祖敕示会稽郡：“此詎是事宜？可访察即启。”宪之议曰：

寻始立牛埭之意，非苟逼僦以纳税也，当以风涛迅险，人力不捷，屡致胶溺，济急利物耳。既公私是乐，所以输直无怨。京师航渡，即其例也。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，各务己功，互生理外——或禁遏别道，或空税江行，或扑船倍价，或力周而犹责，凡如此类，不经埭烦牛者上详，被报格外十条，并蒙停寝。从来喧诉，始得暂弭。案吴兴频岁失稔，今兹尤谨，去乏从丰，良由饥棘。或征货贸粒，还拯亲累；或提携老弱，陈力糊口。埭司责税，依格弗降。旧格新减，尚未议登，格外加倍，将以何术？皇慈恤隐，振廩蠲调，而元懿幸灾权利，重增困瘼。人而不仁，古今共疾。且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，非惟新加无赢，并皆旧格犹阙。愚恐元懿今启，亦当不殊。若事不副言，惧

貽谴诘，便百方侵苦，为公贾怨。元懿稟性苛刻，已彰往效，任以物土，譬以狼将羊，其所欲举腹心，亦当虎而冠耳。书云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”。此言盗公为损盖微，敛民所害乃大也。今雍熙在运，草木含泽，其非事宜，仰如圣旨。然掌斯任者，应简廉平，廉则不窃于公，平则无害于民矣。愚又以便宜者，盖谓便于公，宜于民也。窃见顷之言便宜者，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，率皆即日不宜于民，方来不便于公。名与实反，有乖政体。凡如此等，诚宜深察。

山阴一县，课户二万，其民贖不满三千者，殆将居半，刻又刻之，犹且三分余一。凡有贖者，多是士人复除。其贫极者，悉皆露户役民。三五属官，盖惟分定，百端输调，又则常然。比众局检校，首尾寻续，横相质累者，亦复不少。一人被摄，十人相追；一绪裁萌，千蘖互起。蚕事弛而农业废，贱取庸而贵举贖，应公贖私，日不暇给，欲无为非，其可得乎？死且不惮，矧伊刑罚；身且不爱，何况妻子。是以前检未穷，后巧复滋，网辟徒峻，犹不能悛。窃寻民之多伪，实由宋

季军旅繁兴，役赋殷重，不堪勤剧，倚巧祈优，积习生常，遂迷忘反。四海之大，黎庶之众，心用参差，难卒澄一。化宜以渐，不可疾责。诚存不扰，藏疾纳污，实增崇旷，务详宽简，则稍自归淳。又被符简，病前后年月久远，具事不存，符旨既严，不敢暗信。县简送郡，郡简呈使，殊形诡状，千变万源。闻者忽不经怀，见者实足伤骇。兼亲属里伍，流离道路，时转寒涸，事方未已。其士人妇女，弥难厝衷。不简则疑其有巧，欲简复未知所安。愚谓此条，宜委县简保，举其纲领，略其毛目，乃囊漏，不出贮中，庶婴疾沈痼者，重荷生造之恩也。

又永兴、诸暨离唐宇之寇扰，公私残烬，弥复特甚。傥值水旱，实不易念。俗谚云“会稽打鼓送恤，吴兴步檐令史。”会稽旧称沃壤，今犹若此；吴兴本是埧土，事在可知。因循余弊，诚宜改张。沿元懿今启，敢陈管见。

世祖并从之。由是深以方直见委。仍行南豫、南兖二州事，签典咨事，未尝与色，动遵法制。历黄门郎

---

，吏部郎。永元中，为豫章内史。

萧惠基，南兰陵兰陵人也。祖源之，宋前将军。父思话，征西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惠基幼以外戚见江夏王义恭，叹其详审，以女结婚。解褐著作佐郎，征北行参军，尚书水部，左民郎。出为湘东内史。除奉车都尉，抚军车骑主簿。

泰始初，兄益州刺史惠开拒命，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，宣旨慰劳。惠开降而益州土人反，引氐贼围州城。惠基于外宣示朝廷威赏，于是氐人邵虎、郝天赐等斩贼帅马兴怀以降。还为太子中舍人。惠基西使千余部曲并欲论功，惠基毁除勋簿，竟无所用。或问其此意，惠基曰：“我若论其此劳，则驱驰无已，岂吾素怀之本邪？”

出为武陵内史，中书黄门郎。惠基善隶书及弈棋，太祖与之情好相得，早相器遇。桂阳之役，惠基姊为休范妃，太祖谓之曰：“卿家桂阳遂复作贼。”太祖顿新亭垒，以惠基为军副，惠基弟惠朗亲为休范攻战，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。出为豫章太守。还为吏部郎，

---

迁长兼侍中。袁粲、刘秉起兵之夕，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，时直在侍中省，遣王敬则观其指趣，见惠基安静不与秉相知，由是益加恩信。讨沈攸之，加惠基辅国将军，徙顿新亭。事宁，解军号，领长水校尉。母忧去官。太祖即位，为征虏将军，卫尉。惠基就职少时，累表陈解，见许。服阕，为征虏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凡历四郡，无所蓄聚。还为都官尚书，转掌吏部。永明三年，以久疾徙为侍中，领骁骑将军。尚书令王俭朝宗贵望，惠基同在礼阁，非公事不私觐焉。五年，迁太常，加给事中。

自宋大明以来，声伎所尚，多郑卫淫俗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。惠基解音律，尤好魏三祖曲及《相和歌》，每奏，辄赏悦不能已。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，吴郡褚思庄、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。赤松思速，善于大行；思庄思迟，巧于斗棋。宋文帝世，羊玄保为会稽太守，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，因制局图，还于帝前覆之。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，自食时至日暮，一局始竟。上倦，遣还省，至五更方决。抗睡于局后，思庄达晓不

---

寐。世或云：“思庄所以品第致高，缘其用思深久，人不能对也。”抗、思庄并至给事中。永明中，敕抗品棋，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。

初，思话先于曲阿起宅，有闲旷之致。惠基常谓所亲曰：“须婚嫁毕，当归老旧庐。”立身退素，朝廷称为善士。明年卒，年五十九。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弟惠休，永明四年为广州刺史，罢任，献奉倾资。上敕中书舍人茹法亮曰：“可问萧惠休。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禄足充献奉，今段殊觉其下情厚于前后人。问之，故当不复私邪？吾欲分受之也。”十一年，自辅国将军、南海太守为徐州刺史。郁林即位，进号冠军将军。建武二年，虏围钟离，惠休拒守。虏遣使仲长文真谓城中曰：“圣上方修文德，何故完城拒命？”参军羊伦答曰：“猘狁孔炽，我是用急。”虏攻城，惠休拒战破之。迁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封建安县子，五百户。永元元年，徙吴兴太守。征为右仆射。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，世人云：“惠休事神谨，故得美迁。”二年，卒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---